



· 家庭生活問題暢銷書 ·

- 父性與母性和諧的秘密
- 爭奪孩子中父親的苦惱
- 棍棒教育下孩子的慘狀
- 私生子生活先天的缺陷
- 單身母親奇而特的心態

父愛



海天出版社

父 爱

〔苏〕达·萨·阿基维斯

彭德昭 罗素梅 译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一九九二年一月

粤新登字(10)号

责任编辑: 宋 城

封面设计: 杜 晟

版式设计: 李伟强

责任技编: 李镜明

父 爱

彭德昭 罗素梅 译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乳源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1092mm1/32 印张8.75 字数190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80542—060—2/G·5

定价: 4.80元

译 者 的 话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位苏联女政论家新作的译本。该书以尖锐的政论形式讨论父亲、母亲、子女相互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我们常见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方面的著作，多是以母亲或父母（作为一个整体）对子女的关系为主线，对父亲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则很少专门论及，有的甚至有所贬低。对此，我们和本书作者一样，总是感到遗憾和不满。本书则是以男人、丈夫、父亲为中心，来展示各种类型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从而为我们开拓了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的新视野。

本书不是由作者一个人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来叙述或者按照理论的逻辑顺序来阐述，而是让众多的人物——各种类型的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以及科学家、法学家、医生，当然还有作者本人——登场，从日常生活方面，从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遗传学、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共同探讨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问题。作者既没有按照某种思维模式对各个人物的行为和观点进行简单的评判，更没有按照某种需要主观杜撰故事情节，安排事件结局，而是尽可能真实地、广泛地展示生活，揭示矛盾，让读者从中悟出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

由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和表述习惯，不同的作者

又有不同的写作风格，我们的读者对书中某些叙述方式（比如开头部分穿插、跳跃较多）可能会不大习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阅读中为它亲切朴实的对话、入情入理的阐述、入木三分的剖析和不落俗套的写法所吸引。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书中的某些主张（比如对生育问题）与我们不一样，关于婚姻、家庭、教育、道德、法律等方面的观念也不会完全被我们所接受。只要我们进行社会科学文化的对外交流，恐怕就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事。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了解一下异国的情况，了解一下异国一个作家和其他人的观点，用自己的标准加以鉴别，有选择地借鉴和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广州外语学院陈楚祥教授的指导，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1年10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1)
一、同舟共济	(5)
旧信一束	(5)
光荣册之争	(18)
和谐的秘密	(32)
二、母性与父性	(41)
爱的极度缺乏	(41)
家务纠纷	(50)
三、甘苦余生	(64)
医生之错	(64)
旧账难销	(81)
四、心灵深处	(90)
爱过……不再爱	(90)
父性的特点	(101)
五、孩子争夺战	(121)
爸爸的苦恼	(121)
法律与司法机关	(134)
“长大后就会明白……”	(147)
六、没有父亲	(154)

私生子.....	(154)
单身母亲.....	(167)
在人口学的天秤上.....	(183)
七、男人式教育	(197)
棍棒教育.....	(197)
从自己做起.....	(209)
我们培养什么人.....	(227)
八、我们的责任	(241)
婚后的岁月.....	(241)
亲父子 明算账.....	(248)
结束语.....	(266)

序

一张大幅照片，上面是两只比真手还大得多的手。一只有力、训练有素的男人的手坚定地紧抓着，另一只信赖地放在这只手中并感到温暖的孩子的手挽着尚未熨平的还是婴儿用的挎带。不必审视他们的脸庞，窥察他们的眼睛，单是这个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揭示了一切。希望，信任，温情，密不可分……

我久久不能明白，保加利亚摄影记者西尔瓦·扎卡良拍的这张照片为什么这样吸引着我，它的魅力何在。是鲜明的、富有表现力的画面吗？当然是。但是难道最值得赞赏的作品在展览会或报刊上见得还少吗？突然我明白了：它尖锐，雄辩，几乎带有挑战性。正是选定这样一个镜头（为了免于妨碍和转移注意力而省去了所有的情节和细节），西尔瓦不仅仅是感于强大与弱小、决心保护别人和需要别人保护之间的艺术反差。看来，她是想扭转人们习惯的思路，把它引到一个新的方向。

母亲和孩子——不论这两个词儿的通常的、实际的涵义，还是它们的崇高的、精神的涵义，都为我们所深刻领会、思考、体验。伟大工匠手下的圣母，从彼得洛夫—沃德金^①

^①库兹马·谢尔盖耶维奇·彼得洛夫—沃德金（1878—1939），俄罗斯苏维埃画家、作家。

的名画上注视着我们的带着孩子的彼得堡年轻女人，以及苗条的、本身还像孩子的、穿着牛仔裤、牵着自己那洗得不太干净的孩子的姑娘——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唯一的概念，唯一的形象，人性的最高化身。母性被尊重，被敬仰，被用各种语言歌颂。没有比侮辱母亲的感情、蔑视母亲的崇高职责更大的罪过了。

可父亲呢？父性呢？父亲的感情呢？父亲的职责呢？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一个特殊的倾向，就是帮助妇女将工作和尽母亲的责任结合起来。我们把这种双重角色看作是罕见的和十分困难的（这无疑是正确的），分析它的矛盾和问题，相互争论，努力寻求结论。可是难道男人不也是在扮演着社会中的双重角色吗？难道他不也是将社会生产劳动和尽为父之道结合在一起吗？要不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平平常常的、毫不奇怪的事情，以至于根本不值一提？莫不是我们本来就已经弄清了那些专门关于男人和父亲的问题？

人们对生过许多孩子的母亲祝贺、奖励，向她提供优待。可我们给予她足够的关心了吗？她的贡献得到了正确的评价了吗？而她的丈夫又怎样？社会给了他多大的承认？没有（人们甚至觉得不可能有）“英雄父亲”勋章，也没有“光荣父亲”奖章。甚至一提到这一点就似乎有点滑稽可笑，就好像演员的“白菜会”^①上最喜欢推出的节目那样：4个壮汉穿上芭蕾舞裙，双手搭成十字，跳起小天鹅舞。其实，我们为什么偏偏要这样来理解这件事呢？

^①白菜会，演员、大学生等自编自演滑稽节目的娱乐晚会，来自收白菜时举行娱乐晚会的旧风俗。

还不只如此。一公开谈起那些杜鹃^①似的母亲，谈起那些挤满弃儿的儿童收容所，人们都义愤填膺：她们有什么权利生活在我们中间？当她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备受折磨、蒙受痛苦、失去了童年的时候，她们怎么能够吃得下、睡得着？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令人气愤地对这些人如此纵容放任？我现在是转述我看过的数百封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和见解。但没有见到一封（一封！）信的作者哪怕是顺便回忆一下：这些不幸的孩子每个人都不但有母亲，而且也有父亲；如果说一个孩子是被亲生母亲所出卖的话，那么他同样也是被亲生父亲所出卖。究竟为什么这个道理不能被人们这样明确地认识到呢？在我们看来，这对于男人是可以原谅的吗？或者相反，是因为我们对他抱的希望很少，认为从他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吗？

这样一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住所，家庭，养儿育女，教育孩子……——这就是妇女的天地。她们在这里表现自己，为了某种目的而斗争，夺取胜利，经受失败——只是妇女，单单只是她们。而男人、父亲呢？他在哪里？他怎么样？他在向往什么、寻求什么？他对于从生活中所获得的东西已经满足了吗？他有机会在尽为父之道方面展示和实现自己吗？对此，通常只是作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件偶尔顺带提起，而且多半是从（妻子、亲人、社会）对他的要求和期待的角度来谈，而不是作为他本身的要求和期待来谈。

他究竟错在哪里？也许是在妇女走上广阔的社会舞台并

①杜鹃，即布谷鸟。有一种杜鹃自己不孵卵和哺育雏鸟，而将卵衔到某些小鸟的巢里，由这些小鸟代其孵卵和哺育雏鸟。

引起广泛关注的历史性剧烈转折中，他简直已经不再惹人注意了？

恢复平衡和公正——这个任务对于一本小册子来说，自然是力所不及的。但让我们一起尝试着哪怕迈出第一步也好……

一、同舟共济

如果说国王真的是由大臣捧上台的，那么，孩子心中的“我家有个好爸爸”或者“我家这个人不是父亲，而是一个无用之人”的感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谈到父亲的时候，他从母亲、奶奶、邻居、老师那儿听到的和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到的東西所形成的。

旧信一束

午夜前几分钟，有人敲了几下门，圣诞老人进来了。他解开绳子，从那个在孩子们看来好像是无底的口袋里取出一件又一件礼物。

我知道有许多人，新年是他们最喜欢的节日。但也许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像这个家庭这样对待这个节日。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恰好是在新年的晚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和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那时他们还是叫廖尼亚和莉达^①）。他们不久前还是白天做工而晚上在无线电技术学校一起上课的学生）突然意识到：他们彼此并不是普通的同班同学和好朋友。

从那时起，只有一次全家不在一起过新年，那是在列昂尼

①廖尼亚和莉达分别为列昂尼德和莉季娅小名。

德·伊万诺维奇到印度参加建造一个大型工厂去了很长时间的时候。好几个月全家都生活在书信来往之中，这些信一直小心保存至今。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信是很早以前写的。那时父亲所惦记的是4个大孩子（小的还没那么快出世）。他只有一次在信中提到：“第五个也许是男孩。”——当所有的家务负担全都落在妻子身上的时候，还能允许自己对准备孩子出世的事向她作更明白的示意吗？

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从前的信中洋溢着的那些感情并没有消失，并没有淡薄。

我们得到信的作者和收信人的许可，浏览了几篇。

“从德里^①向你们问候！明天我就要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我平安无事。伊琳娜和那几个孩子怎么样？我暂时还没感到寂寞（但有许多感受），往后就会差些了……”

“今天是11月11日。现在我一切无恙，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在工地上解决设备安装中的问题。我看我还重了200克。明天得去仓库量体重。我来这里的时候，连衣服和皮鞋一共只有56.5公斤——真可怕！

我们常打排球。我们队得了冠军。有个英国人动作很迟钝。”

“我一切如常。身体没说的（‘只是你不在……’——但不是‘有点感到’，而是强烈感到。真闷得慌！）。我对这里的妇女都一视同仁，受到她们的尊重（由于我个人的品质，主要是由于我多子女）。在节日我和大家跳舞（这是你

①德里，印度城市，为中央直辖区、首府。

让我养成的习惯)。我能开玩笑，能瞎胡闹，但一过半夜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感到烦闷和孤独。真想飞到你们身边，拥抱你们，好好吻你们，问你们：‘你们此时过得怎样？’也许因此，我已经开始消瘦了。我这算什么性格？”

“我要留胡须吗？你喜欢长胡须的男人吗？”

关于这个家庭的事，是有人在婚礼馆告诉我的，不久前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和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在这里庆祝了他们的银婚。婚礼馆的女职员含着眼泪讲述着：这一切是这样美好，这样隆重，这样动人。不但他们自己显得很漂亮（“她在我们这里有些害羞，腼腆，实在像个年轻人”），还有他们那些成年的已经带着孩子的孩子，以及那些屏住呼吸的小娃娃……恰好在谈话的这个地方，一位偕同自己的未婚夫前来递交结婚申请书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离开桌子转向我们，带着一种饱经世故、无所不晓之人的微笑问道：

“很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收入有多少？”

如果您仔细玩味的话，在这简短的插话中，包含着我们对多子女父母态度的全部冲突和他们见解的全部矛盾。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理想的家庭生活安排正是这样，除非是越来越坚持谈论这一点：一个大家庭就是4个、最多5个孩子，太多则会危及母亲乃至孩子的健康。但理想固然受人赞美，生活中却是姗姗来迟。“它于我来说，恰似一颗遥远的星星。”——阿列克塞·阿尔布佐夫^①的一个剧本中的这句话

^①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阿尔布佐夫（1908——），苏联俄罗斯剧作家。

所依据的就是类似的理由。一定还会有人像这位漂亮的未婚妻那样表示不相信：他们要么是些怪人，要么是善于谋职求生……

可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人呢？

“今天我心情不好，因为我——公认的乒乓球赛优胜者，输给了我一向都能打赢的邻队的队长，因此本来是给我准备好的第一名可能会变成第二名。真气人，真遗憾！而且我们这儿的伙伴们（我也在其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随时准备从心里笑话别人。我一坐下来就想：会不会有人把它‘抢去’？看来不会的。

我想你们大家真想得慌……”

我第一次不无激动地打电话到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从小就工作的工厂，对她说：我想看看你们的生活情况。可她说：“给您看些什么好呢？开陈列馆吗？”

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对着话机高兴地喊起来，仿佛我们是久违的朋友那样。

“星期六来吧！这太好了——一下就是两个生日！”

这真是双喜临门。大家高兴极了，所有的人都感到幸福：过命名日的谢廖扎和万尼亚（当时他们已满8岁和3岁），还有全家（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聚在一起吃饭的），特别是父母亲。最精彩的节目是跳舞（家里没有一次喜庆是不跳舞的）。此时，玛莎和列娜（她就是很久以前父亲猜想的第五个孩子，不知怎的生下来却是个女孩）在我面前兴高采烈地唱着歌儿：“我没有姐妹，我没有兄弟……”可是不

知为什么，谁也没有笑。

“嗨，我们也在过新年了！一切都按照例规进行。31号举行新年晚会。忙了一整天，为的就是几个小时。但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新年活动是按照大家的意见安排的，直到早上6点钟才结束。

要是有可能，给我寄一张好听的唱片《闪烁吧，我的星星》来——这是德拉戈林·尤拉喜爱的歌曲，他的生日在2月。这将是一件意外的礼物。

你觉得身体怎样，在食堂吃午餐吗？”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家庭的安乐就是妇女的功劳。过去总是这样，现在尤其如此。

而我从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那里听到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我们一家人、整个家庭——这一切全靠他，全由他撑持着。”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但仅仅由于分数不够而未能考进师范学院。我想，他的理想与其说是对这个职业的一种兴趣，不如说是一种迫切的精神需要——希望自己周围有许多（一定要许多）人，他能够热爱和保护他们，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并从他们的欢乐和成就中寻求最大的幸福。

精神需要得寻找一条出路。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在工作中是青年人的宣传员、辅导员和指导者，而在家里是父亲。

“什么时候您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父亲的？从第几个孩子起？”我问他。

“从一开始，刚生下伊琳卡^①的时候。”

“可您当时才19岁呀！”

“这有什么！我受过教育，我只是想：我应该珍爱妻子。”

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几个年长的孩子以及朋友们都谈到：8个孩子中没有一个需要妻子夜里起床照料一次。洗衣服，搞卫生，所有繁重的家务活也全都是男人的事。对做饭，他简直喜欢得不得了。无论干什么活他都十分麻利。他天生倒像个教师，但却一辈子做工程师，这使他习惯于办事合理而准确，以便节约每一秒钟。

我还向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

“要是您的丈夫是另一个人，您也一样会有这样一个大家庭吗？”

“绝不会！一个，最多两个孩子就够了……”

“你可知道，没有你们我在这儿有多难受。我是个多愁善感的男人，有时想回家想得彻夜不眠。好在工作不让人心闲，碰到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它会将你的注意力引开。有时我几乎看见你那令人喜欢的眼睛（就像我们结婚初期和结婚前那样），于是我想回家想得更加厉害了，更加难以忍耐了……”

^①伊琳卡，伊琳娜的昵称。